

为
素
养
而
教
·
关
注
生
命
与
灵
魂

熊芳芳
著

于漪 朱永新 潘知常 顾之川
等联袂推荐

12讲 语文 审美教育

大夏

大夏书系·语文之道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语文
审美教育
12讲

熊芳芳 著

大夏

大夏书系·语文之道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文审美教育12讲/熊芳芳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
ISBN 978-7-5675-8266-8

I. ①语... II. ①熊... III. ①中学语文课—教学研究 IV. ①G633.3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4675号

大夏书系·语文之道

语文审美教育12讲

著 者 熊芳芳
责任编辑 卢风保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·设计顾问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开
插 页 1
印 张 14.5
字 数 206千字
版 次 2018年11月第一版
印 次 2018年11月第一次
印 数 6 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8266-8/G·11449
定 价 42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语文审美教育12讲

审美的语文课堂才、思、情、趣
和谐统一，学生置身于春风化雨之中，
怡情养性，储善求真，享受成长的快
乐，镌刻下终生难忘的芬芳记忆！

一名慧龄三年的老教师

于漪

2018年8月30日

语文的芬芳

熊芳芳又要出版新书了。她索序于我，我婉言回绝再三，但她不依不饶。

我告诉她，我只为新教育老师写序。她说，她也是在新教育阵营中成长起来的。

我告诉她，我真的不懂语文。她说，我的“阅读改变人生”就是“最语文”的。

总之，我有多少理由回绝，她就有更多理由坚持。

我不再坚持。我暗中想用拖延的办法不了了之。

她也不动声色，隔三岔五告诉我：书稿的PDF文件给我发来了；于漪老师的题词到了；潘知常先生的序言写好了；哪里有新教育的公益培训，她想做志愿者……

我心知肚明，她是“打迂回战”。不得已告诉她，文债甚多，需要一点耐心。她告诉我：等。

我只好让步。

我不再坚持，主要是被她感动了。我知道，在语文教学界，她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名师了。她的著作已经很多，

从《生命语文》《语文不过如此》《语文：生命的，文学的，美学的》到《高考微作文》《高考大作文》《生命语文课堂观察》，都是不小的部头，于漪、孙绍振、曹文轩、王开岭、王尚文、潘知常、潘新和、刘亮程等知名学者都为她的著作写过推荐文字，也不缺我这一篇。她的荣誉也已经很多，从首届“全国文学教育名师”、首届全国中语“十佳教改新星”，到百度优课年度优秀讲师、2018“阅读改变中国”年度点灯人等等，也不需要我更多地赞誉。

我不再坚持，也是因为看了她的书稿以及潘先生的序言之后，的确有些话要说。

我对语文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不仅仅因为在中小学就特别喜欢语文课，更因为语文在我心中的位置。我曾经问过自己，如果学校只能够开一门课，最应该保留什么科目呢？我自己的答案是语文。因为，语文是离生活与生命最近的科目。

新教育主张，让知识与师生的生活和生命产生深刻的共鸣，语文是最能够也最应该做到的。

熊芳芳的第一本书《生命语文》出版的时候，我题写了“生命语文”四个字放在扉页。当时我就想问，为什么不叫“生活语文”呢？是不是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和专家，总觉得生活是肤浅的、琐碎的，生命才是高雅的、珍贵的呢？语文的工具性天生就比语文的人文性低一等吗？听说读写作为语文教育的最基础功能，不是实现人文性最直接、最便捷的路径吗？

我曾经说过，语文教育首先就是要把听说读写的事情做好。因为，语文首先就是要把语言和文字、文学的根底夯实。听说读写虽说是工具性的，但哪一样同时又不具有人文性？

现在的语文是不太管“听”这件事情的。其实，“听”恰恰是一门大学问。儿童最初就是依靠“听”认识了周围的世界，学会了语言，学会了观察，学会了交流。用心聆听，把握要领，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。“听”，是对人的尊重。现在许多人与人交流时心不在焉，或者看手机，或者旁若无人地讲话，这些当然也是违背基本的“审美”要求的。

现在的语文也是不太管“说”这件事情的。甚至，我们许多学校经常不允许孩子随便说，不允许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主张。其实，“说”也是一门大学问。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、陈述自己的故事，如何根据不同情景、不同对象及时调整自己“说”的内容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“说”，是人的沟通和表达能力的基础，也是写作能力与思维能力训练的重要基础。新教育有一些相关课程，如“听读绘说”等，都是把“说”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特别给予关注的。其实，说得精彩，本身也是一种美，与语文教育的审美也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

现在的语文开始关注“读”了。一方面是书香校园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，另一方面也与高考改革更加重视阅读有关。但是，必须承认，我们离阅读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，无论是阅读内容还是阅读方法的研究都是非常不够的。语文教育也更多的是教大家深耕范文、精读课文、反复练习，对于真正的广泛阅读、自由阅读、整本书共读等问题，关注还是非常不够的。只有当我们的学生在离开学校以后仍然具有良好的阅读兴趣、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，阅读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才能算是阅读教学的真正成功。阅读当然不仅仅是工具性的，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和审美性，主要是通过阅读来汲取营养的。

现在的语文对“写”的重视，基本只是围绕考试展开。如果仅仅把“写”与考试联系起来，或者仅仅把写作视为人文学科的事情，便大大窄化了“写”的内涵，缩小了“写”的功能。我曾经说过，写作的人，是文字的魔术师，是伟大的观察家，是深刻的思想者，是历史的创造者。真正的思考是从写作开始的。审美能力的培养，人文精神的培养，离开了写作，恐怕会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

我很赞同熊芳芳所说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以谋求人类自身的幸福为目的。新教育实验的宗旨，就是让师生“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”。但是，我不赞成把语文教育的手段、工具、载体，跟情感、内容、意义分而言之。语言与文字、文学，与思想、价值、情感是不可分割的。而且，真正的语文教育必须从听说读写这四种最基本的能力做起。把这些事情做好了，做实了，做深了，

自然会“引导生命向善、求真、审美”，自然会让我们的孩子抵达理想的彼岸。其实，向善、求真、审美并不只是语文教育的目标，也是所有教育的共同指向。

熊芳芳是一位学者型语文教师。我看过她的读书清单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内容广，涉及哲学、美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等诸多方面。所以，她的著作总是能够条分缕析，把握问题的本质，追溯事物的本源，总是力求情理交融，具有审美的魅力。

当然，熊芳芳不是一个学究。她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教育的热爱，对学生的热爱，与她对理论的热爱相比毫不逊色。在苏州工作的时候，我曾经多次去过她所在的学校，多次与她教的学生交流。尤其是她教授的内地新疆班学生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她在苏州新区一中时的学生、北京大学的达吾力江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《中国成语大会》中，从3万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，晋级全国12强。

她的学生对她的语文教学也介绍得如数家珍：她经常将学生的作品按专题汇编成册，设置阅读导航，供班与班之间交流；或为优秀作文配上音乐、图片，制成PPT，在全班播放评讲；或把学生作文当中精妙的句子或段落打印出来，编辑成精彩语录进行展示……

读过熊芳芳的好几本书。有的书更接近学术著作，如大家手中正在阅读的这本；有的书更注重应用实战，如她的《高考微作文》和《高考大作文》。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穿梭而行，但无论是哪一种书，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她对语文的爱，对生命的爱。正是由于这种爱，在她的语文教育中，在她的语文课堂里，语文是有味道的，是满满的清香与芬芳。

感谢熊芳芳，让更多孩子感受到了语文的芬芳。

朱永新

于北京滴石斋

2018年9月10日教师节初稿，9月13日改定

“教我灵魂歌唱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——那是一次为南京的中学语文教师所作的讲座，我一开始就说道：对于语文老师，我“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”。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语文老师，似乎是命中注定，也似乎是冥冥中的庇护，竟然是一直都在伴随着我——从小学到初中，再到高中，我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。而且，其中有好几位，还是散文作家或诗人。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一直认定，语文教学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实在是至关重要的，也实在是不可取代的。进而，我认定语文教学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实在是至关重要的，也实在是不可取代的。因为它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关于尊严、关于自由、关于审美的一门课程。后来，这次讲座被收录在我的《我爱故我在——生命美学的视界》一书中，题名为：《文学的理由——我爱故我在》。

可是，也存在着小小的遗憾。也许是因为语文教学一直都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支持，还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学

中文系毕业，再加上毕业以后又长期在中文系任教，因此在我的女儿的学习中，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视，对于我而言，无疑就是不言而喻的。可是，在我踌躇满志地展开对女儿的辅导计划的第一天，就遭遇到了莫名的苦恼。因为我女儿的语文学习都是以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为目标的。我很快就发现，自己的专业不但毫无用武之地，而且还很可能会对她的学习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最终，我只有悻悻而退。

心有不甘的我从此开始留心当今的语文教学。于是，我痛心地发现：现在的语文教学早已不同于以往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甚至想发一浩叹：我们的语文教学已经没有了灵魂。

应该仍旧是在十几年前的那次讲座上，我曾经冒昧地提出，关于文学“何谓”与文学“何为”，当然众说纷纭，但我们不妨为之做一个减法，把它的“何谓”与“何为”都减到无可再减的地步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发现文学之为文学的最根本的所在，或者，我们才能够发现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后的尊严。

无疑，一旦我们这样去做，效法老子那样的“损之又损”，应该立即就会发现：文学，应该是人类灵魂的歌唱，或者说应该是人类“灵魂的香味”（罗曼·罗兰语）。文学之为文学，一定是立足于人类的灵魂，也一定是从人类灵魂出发的。正是因此，龙应台才会意味深长地告诫：文学，就是“使看不见的被看见”。什么是“看不见的”呢？当然是“灵魂”。怎样才能够“被看见”呢？当然是通过文学。这就正如大卫·埃尔金斯的由衷感言：“当我们被一首曲子打动，被一首诗感动，被一幅画吸引，或被一场礼仪或一种象征符号感动时，我们也就与灵魂不期而遇了。”因此，正是文学，犹如“心灵的体操”，“矫正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良心、我们的情感和信念”，也犹如“一面镜子，你在这面镜子面前能看见你自己。同时，也能知道如何对待自己”（苏霍姆林斯基语）。因此，才使得人类得以有效地从动物的生命中剥离而出，并且通过重返自由存在的方式，“把肉体的人按到地上”（席勒语），“来建立自己人类的尊严”（康德语）。

我一直感动于英国作家西雪尔·罗伯斯的一次感动。那一次，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留在墓碑上的一句话：“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支小蜡烛失去光辉。”我猜想，西雪尔·罗伯斯一定是想大发感慨，因为他一定是联想到了他所钟爱的文学。他一定是想说：文学，就正是这样的永远不会“失去光辉”的“一支小蜡烛”！我也一直感动于乌克兰作家爱伦堡的一次感动。当他面对司汤达的小说《红与黑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假如没有这本书，我真难以想象，伟大的世界文学或我自己渺小的生命是怎样的。”这一次无须猜想了，在爱伦堡心目中，《红与黑》一定就是文学的象征，而且，文学也一定是再重要不过了，否则，它又何以能够拯救“自己渺小的生命”？

由此，就要说到语文教育。顺理成章，既然文学是灵魂的歌唱，我们的语文教育自然也不能是别的什么，而只能是“教我灵魂歌唱”。“教我灵魂歌唱”，是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诗句，他把作家称为“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”。同样是英国著名诗人的奥登，则在《悼念叶芝》一诗中阐释说：“在他岁月的监狱里 / 教自由人如何赞颂。”显然，“教自由人如何赞颂”，就是“教我灵魂歌唱”。而且，只要我们知道奥登本人甚至专门把这一句话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，也就不难领悟这句话的意义和价值了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一切，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，却恰恰是最为薄弱的环节。我经常感叹：在中国，传统的教育是“课堂”与“中堂”“祠堂”的统一（犹如西方是“课堂”与“教堂”的统一），也就是“知识学习”与“人文教育”的统一，而在当今“中堂”与“祠堂”都已经退出了教育舞台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语文教育，就亟待肩负起“课堂”与“中堂”“祠堂”的使命，也就是亟待肩负起“知识学习”（“课堂”）与“人文教育”（“中堂”与“祠堂”）的使命。然而，现在的实际状况却是，我们的语文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失职。由此（当然，其他各科的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问题，因此，应该说不仅止于“此”）导致的后果则恰恰与人们有目共睹的现象直接相关：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、有技术却没有良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出现，他们都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、人文素养缺乏症、公民素养缺乏症……

此情此景，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《云上的日子》中的一个细节：几位抬尸工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之后，却莫名其妙地停下不走了。于是，雇主过来催促。工人们的回答是：“走得太快了，灵魂是要跟不上的。”那么，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否也“走得太快了”？是否也亟待去反省“灵魂是要跟不上的”的问题？

同时引起我的联想的，还有爱因斯坦当年对于人类的教育现状的忧思：我们的教育是培养“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”，还是培养“一个和谐发展的人”？我们是否亟待将现在的教育模式变为培养“一个和谐发展的人”的教育模式，以及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提倡的与“与灾难赛跑”的教育模式？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，关键在于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。很显然，对于教育目标和模式的反省，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默契。那么，与全人类的对于教育现状的反省同步，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否也亟待去认真反省这一问题？毕竟，我们的语文教育要培养的应该是“一个和谐发展的人”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芳芳老师的大作《语文审美教育12讲》，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及时回应。在嘱我写序的时候，芳芳老师曾经告诉我：这是她应邀在核心期刊、全国中语会会刊《语文教学通讯》撰写了为期一年的“审美教育”专栏的结集。而我在认真阅读之后发现：这确实是一本呼吁语文回到语文、“教我灵魂歌唱”的佳作。

有感于语文教育的现状，芳芳老师指出：审美教育本应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，但是现在语文却被我们仅仅当成了工具，由此，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语文本身的价值，还有教育本身的价值，更为可悲而且可怕的是，我们最终失去的还有“人”，还有“美”。也因此，芳芳老师毅然宣称：“我们要经由情感走向灵魂，要从‘以丝播诗’走向‘巴洛克’，也就是说，从情感的熏陶走向灵魂的洗礼。”于是，围绕着“语文审美教育”，她把自己多年来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所愿、所感、所思、所为加以概括、总结，从审美教育综述、解读审美意象、丰富审美体验、激活审美情感、文学语言鉴赏、培养审美思维、完善审美个性、提升创美能力、文学经典审美、日常生活审美、社会生

活审美、影视艺术审美等 12 个方面，犹如“庖丁解牛”，纵横捭阖，条分缕析，古今中外，娓娓而谈，不仅见解独到，而且观念新颖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，字里行间浸透着实践性、学术性、启迪性和前瞻性。其中，对于具体文本的剖析更是功力深厚，既熟稔于心又博学多识，具有极强的穿透力……一遍读完，我不禁拍案而叹：这实在是一份来自三尺讲台的原汁原味的审美教育报告，珍贵、真实、真诚。不难想象，她和她的学生在语文课堂上，分享的是何等丰盛的美的饕餮大餐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在我看来，这还是一本认真研究语文如何回到语文以及如何“教我灵魂歌唱”的佳作。怀特海指出：“艺术提高人类的感觉。它使人有一种超自然的兴奋感觉。夕阳是壮丽的，但它无助于人类的发展因而只属于自然的一种流动。上百万次的夕阳不会将人类推向文明，将那些等待人类去获取的完善激发起来，使之进入意识，这一任务须由艺术来完成。”但是，应该怎样去完成？无可讳言，这仍旧是一个严峻的问题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芳芳老师以自己丰富多彩的语文教学实践以及认真深入的研究工作，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。显然，芳芳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“教学型教师”，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“科研型教师”“学者型教师”，她有勇气直面如此艰深的问题，且有智慧地予以驾轻就熟的解决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芳芳老师的“语文审美教育”研究与她所提倡的“生命语文”的渊源。

而今想来，我跟芳芳老师的结识，应该是在八年以前。当时，我还在澳门科技大学兼职，负责人文艺术学院的管理工作。而芳芳老师所首倡的“生命语文”研究也正好进入了探索与发展的“瓶颈期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十分惊喜地看到了我的专著，并且借此了解到了我的“生命美学”。“生命美学”，从此推动了她的深入思考和创新实践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芳芳老师曾经邀请我为她的专著《生命语文》写封底推荐，作为鼓励，我欣然写下了这两句话：“熊芳芳老师提倡的生命语文与我提倡的生命美学十分一致，我仔细看了她近年来的语文教学探索，非常欣赏。生命进入语文，灵魂进入语文，同

时，语文也进入生命，语文也进入灵魂，熊芳芳的‘生命语文’让语文真正成为语文，令人振奋，更令人欣慰。”

十分可喜的是，时至今日，芳芳老师首倡的“生命语文”已经蔚为大观，不但已经陆续出版了多部专著，而且在语文界颇具影响。现在，“生命语文”又走向了审美教育的研究，可谓“生命语文”的突破，也堪称“生命语文”的深化和细化。在“生命”与“语文”之间，审美教育成为一座桥梁。奥登曾自陈心迹说，他的理想，就是借助于文学，“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”，“靠耕耘一片诗田 /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”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念念不忘的是要“培养起自己的花园”：“尘世的许多事情我们不能理解，但我们被馈赠了一种神秘的感觉：活生生的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。上帝从另一个世界取来了种子种在尘世，培养起自己的花园，使我们得以与那个世界接触。我们的思想与情感之根不在这里，而是在那个世界中。”我猜想，这应该也是力主“生命语文”的芳芳老师的初心！她犹如人类的盗火者丹柯，举着自己燃烧的心，引导学生前行。“语文审美教育”就是她所精心培养的“自己的花园”，她的目标无疑是要在“语文审美教育”的“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”，并且，“靠耕耘一片诗田 /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”。

我们知道，人的成长与动物的生长不同。动物的生长旺盛期是胚胎期与童年，后期就呈递减趋势。因此我们不妨说，动物的生长基本是在“子宫内完成的”。人却截然不同，从零到16岁，要经历两个生长高峰。第一个是在出生的最初一年，在这一年里，他的大脑总量可以达到类人猿的三倍，但随后就是2岁到9岁的缓慢增长。第二个高峰，会在10岁到16岁之间出现，而且速度是过去的两倍。由此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人的生长主要是在“子宫外完成的”，文化教育，尤其是审美教育，就堪称“子宫外的子宫”——“人类的子宫”。其中，最为关键的恰在10岁到16岁之间。而芳芳老师每天所要面对的，就正是十几岁的风华少年。无疑，我们因此更当对芳芳老师所首倡的“生命语文”以及孜孜以求的“语文审美教育”刮目相看，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
值得回忆的，还有“生命美学”与“生命语文”的特殊渊源。熟悉我的

人都知道，在学术界我始终都在提倡的是“生命美学”。早在1985年，在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大学教师的时候，我以一篇《美学何处去》开局，揭起了“生命美学”的旗帜。而今，毋庸讳言，“生命美学”已经枝繁叶茂，初具规模，而且在学术界也已经有了众多的同行者，不过令我们所有的“生命美学”的同行者都十分开心的是，在中学语文教育的领域，我们也有幸寻觅到了自己的同行者，这当然就是芳芳老师。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芳芳老师的出现，使得“生命美学”不仅有了理论的坚实支持，更有了践行的先锋部队。也因此，在近年来国内关于“生命美学”的多次讨论中，芳芳老师的每次出场，都难免会给人以“惊艳”之感，并令其他美学流派的学人艳羡不已。当然，芳芳老师也确实不负众望。例如，芳芳老师在《语文教学通讯》发表的题为《生命美学观照下的语文教育》的大作，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高中语文教与学》2016年第8期全文转载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高中语文教与学》2017年第4期中年度总结之作《高中语文教学研究2016年度综述——基于〈复印报刊资料·高中语文教与学〉论文转载情况的分析》也以大量篇幅多次引述芳芳老师对于审美教育的观点。不过，作为颇具影响力的“生命语文”的首倡者，芳芳老师又始终谦虚地把“生命美学”与“生命语文”联系在一起，努力倡导“生命美学关照下的语文教育”，在我看来，这实在是“生命美学”的光荣。作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，“生命美学”是迫切需要走向审美实践，也是迫切需要审美实践的印证的。也因此，其实反而是我们所有的“生命美学”的同行者都应该对芳芳老师首倡的“生命语文”道一声“感谢”。因为，正是芳芳老师的来自审美教育实践一线的“生命语文”，使得“生命美学”不仅“顶天”而且“立地”，“生命美学”之树也因此而常青。

最后，在行文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循旧例或者惯例，本来是想再讲几句勉励的话作结的。可是，一向自恃“快言快语”的我却突然“语塞”。因为此时的我，又虑及在前面提到的辅导我女儿的语文学习之踌躇……未来的芳芳老师会是一路鲜花、一路掌声吗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在从事美学研究的数十年中，我自己就常被人们问及：美学是干什么的？美有什么用？在语文审美教

育的道路上，芳芳老师会不会是踽踽独行？也许，等待在远方的有可能是荆棘丛生，因为现今像“教英语一样教语文”的逆流依旧波涛汹涌。何况，在循着“生命语文”的道路一路追索到了“语文审美教育”的渡口之后，芳芳老师就已经退路不再！

然而，在我看来，这也正是价值所在，也更是命运所在！因为，“灵魂的歌唱”是不可阻挡的。

芳芳老师，狭路相逢，唯一的选择，就是不懈前行！

村上春树曾在著名的演讲《永远站在鸡蛋一边》中说：置身“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”，“我们都毫无胜算。墙实在是太高、太坚硬，也太过冷酷了”。可是，唯一的抉择却只能是也必须是：“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。”“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，鸡蛋是多么错误，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。”

中国的孔子曾历经沧桑，四处流浪，14年中都居无定所，然而，这又如何？孔子唯一的抉择只能是也必须是：“是有国者之丑也！”“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君子！”

“永远站在鸡蛋一边”！“不容然后见君子！”这是我经常默默告诫自己的，谨以此，与芳芳老师共勉！

潘知常

2018年8月28日于南京大学

从“以丝播诗”到“巴洛克”

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有曰：“春诵夏弦，大师诏之。”郑玄注：“诵，谓歌乐也；弦，谓以丝播诗。”“以丝播诗”，何等美妙！几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了以音乐之美发酵文学之魅。

米沃什在《米沃什词典》中诠释“巴洛克”时是这样描述的：“他们的生活困苦而单调。他们日复一日，起早贪黑，跟在犁铧后面，播下种子，挥舞长长短短的镰刀。只有在星期天，他们去教堂礼拜，一切才迥然不同。……繁复的曲线造型取代了直线；雕像身披奢华至极的长袍；圆滚滚的天使在空中飞翔——这些都需要黄金装饰，需要金碧辉煌的镀金。就这样，在教堂的圣殿里，信众被渡向了另一维度，与他们挣扎在艰辛劳作与困窘之中的日常存在正好相反。”美，让每一个平凡人能够不死于日常。

如果说“以丝播诗”的艺术美侧重于情感的熏陶，那么“巴洛克”的艺术美则更侧重于灵魂的洗礼。

丰子恺说：“我以为人的生活，可以分作三层：一是物